

文
博
士

老舍著

康德八年五月五日印刷
康德八年六月五日發行

版 權 所 有
翻 印 必 究

文 博 士 (全二冊)

△定價國幣九角▽

外埠函購 另加郵力

奉天市瀋陽區小北街二段二十一

張 惕 軒

奉天市瀋陽區一德街四段一六一

張 樂 綬

奉天市瀋陽區一心街五段一三二

孟 康 輿

奉天市瀋陽區一心街五段一三二

振 興 排 印 局

奉天市瀋陽區一心街五段一三二

振 興 排 印 局

奉天市瀋陽區一德街四段一六一

商 務 印 書 館

總寄售處
各埠書局均有代售

文 博 士

老 舍

(一)

每逢路過南門或西門，看見那破爛的城樓與城牆上的垛口，文博士就覺得一陣惡心，像由飯菜裏吃出個蒼蠅來那樣。惡心，不是傷心。文博士並不十分熱心記着已過去的事。他是覺得這樣的破東西不應該老擺在大街上；能修呢，修；不能修呢，乾脆拆去！既不修理，又不拆去，這就見出中國的不維新。

第一是因爲沒有人才，第二是因爲有幾個人才而國家社會不曉得去拔用。文博士這樣想。以他自己說吧，回國已經半年了，還沒找到事情作。上海，南京，北京，都跑過了，空費了些路費與帶博士頭銜的名片，什麼也沒弄到手。最後，他跑到濟南來；一看見破城樓便惡心。

當他初回來的時候，他就知道不能拿中國與美國比，這不僅是原諒中國，也是

警告自己不要希望得過高。按理說，他一回來便應得到最高的地位與待遇。倘若能這樣，他必定沒有方法來救救這個落伍的國家：即使自己想不出好主意來，至有那一套美國辦法可以應用。算算看吧，全國可有多少博士？可有多少在美國住過五年的？這不是明擺着的事？可是，他早就預備好作退一步想，事情不要操之過切，中國是中國；他只希望每月進四五百塊錢，慢慢的先對付着，等到羽翼已成，再向頂高的地方飛。他深信自己必能打入社會的最上層去，不過須緩緩的來，由教授或司長之類的地位往上爬，即使爬不上去，也不至於再往下落。志願要大，步驟要穩，他不敢希望這個社會真能一下子就認清博士的價值。他不便完全看不起中國，因為自己到底得在這裏施展本事——往不好聽裏說，是必須在中國掙飯吃。他想好了，既是得吃中國飯，就得——不管願意不願意——同情於這些老人民，承認他們是他的同胞，可憐他們，體諒他們。即使他們不能事事處處按照美國標準來供養他，他也只好將就着，忍受着，先弄個四五百元的混着事。

回來半年了，半年了，竟自沒他的事作！他並沒因此而稍微懷疑過自己；他的本事，他的博士學位，不會有什麼錯兒，不會。那麼，錯處是在國家與社會，一個瞎了眼的國家，一個不識好歹的社會，他沒辦法。他，外國博士，不能從下層社會拾個飯碗，搶點飯吃；他必須一坐就坐在樓上。要是他得從掃地挑水作起，何必去上美國得博士？他開始厭惡這個不通情理的社會，處處惹他惡心，那個城樓就是中國辦法的象徵。假若不爲掙錢吃飯，他真不想再和這個破社會有什麼來往！這個社會使他出不來氣。

更可氣的是，以能力說，他在留學生裏也是有頭有臉的人物；在留學生裏能露兩手兒，可是容易的事？哼，到了國內，反倒一天到晚皮鞋擦着土路，楞會找不到個事：她真想狂笑一場了。

在留學期間，他就時時處處留着神，能多交一個朋友便多交一個，爲是給將來預備下幫手。見着誰，他也不肯輕易放過，總得表示出：「將來回到國內，這是

個勢力！」對比他錢多，身分高的，他特別的注意，能夠於最短期間變成在一塊兒嘍咕的朋友。比他身分低的，他也不肯冷淡，他知道這些苦讀書的青年都有個光明的將來，他必須拉攏住他們，鼓勵他們：「一羣人的勢力必定比一個人的大；捧起一個，咱們大家就都能起來！咱們不愁；想當初，一個寒士中了狀元，馬上妻財位祿一概俱全。咱們就是當代的狀元，地位，事業，都給咱們留着呢；就是那有女兒的富家也應當連人帶錢雙手捧送過來！不是咱们的希望過高，是理應如此！」這個，即使打不動他們的心，到底大家對他親密了一些。自然也有幾個根本不喜歡聽這一套的，可是他不並不和他們紅着臉爭辯，而心裏說：有那麼一天，你們會想起我的話來！

這樣，貧的富的都以他爲中心——至少是他自己這麼覺得——他越來越相信自己的才力與手腕。有時候甯肯少讀些書，他也不肯放棄這種交際與宣傳。留學生中彼此有什麼一點小的衝突。他總要下工夫去探聽，猜測，而後去設法調解。他覺得他是

摸住大家的脈路，自己是他們的心房，他給大家以消息，思想，靈威，計畫。越來越自信，越來越喜愛這種工作，東邊嚼咕嚼咕，西邊掃聽掃聽，有時覺得疲乏，可是心裏很痛快。

他不算個不愛讀書的人，可是慢慢的 he 看出來，專指着讀書是危險的。有幾個專心讀書的人，總不肯和他親近，甚至於不願和他說話。他覺出來，人不可以成個書獃子；有學問而乖僻，還不如沒有多少學問而通達人情事故。人生不應抓住學問，而是應把握住現實，他說。在他所謂的把握住現實之下，事情並不難作；種種代表，種種講演，種種會集，種種打電報發傳單，他都作過了，都很容易，而作得不算漂亮。因為欣喜自己的作事漂亮，進一步就想到這些事也並不容易，而是自己有本事，在有本事的人手裏什麼事兒總也不難。

在美國五年——本來預備住四年，因為交際與別種工作。論文交不上，所以延長了一年——他的體態相貌脫去少年時代的天真與活潑，而慢慢都有了定形，不容

易再有多大變化。就是服裝也有了一定的風俗，至多是在得到博士學位前後，不會有什麼大的改動，中等的身材。不見得胖，可是骨架很大，顯着不甚靈活。方臉：腮，額，都見稜見角，雖然並不瘦。頭髮很黑很多很低很硬，髮旋處老直立着一小股，像個小翅膀；時常用手拍按，用化學的小梳子調整，也按不倒，粗眉 圓眼，鼻子橫寬，嘴很厚。見稜見角的方臉，配上這些粗重的口鼻，顯着很遲笨。他自己最得意的是臉色，黃白。不暗也不亮，老像剛用熱手巾剛擦完，撲上了點粉那樣。這個臉色他帶出些書氣。

他似乎知道自己不甚體面，所以很注意表情；在聽人講話的時候，他緊攣的擰起那雙粗眉，把厚嘴嚴閉，嘴角用力下垂，表示出非常的鄭重，即使人們不喜歡他，也不好意思不跟他一問一答的談，他既是這麼鄭重誠摯。輪到他自己開口的時候，他的圓眼會很媚的左右撩動，補充言語所不能傳達的意思或感情。說高了興，他不是往前湊一湊，便是用那骨格大且硬的手拉人家一下。說完一句自以為得意的話

，他的鼻上縱起些碎摺，微微吐出點舌頭，『啼』！迸出些星沫；趕緊用手遮住口在手後唧唧的笑。他的話即使不是卑鄙無聊，可也沒有什麼高明的地方；不過，有眼，鼻，口等的幫忙，使人不好意思不聽着，彷彿他的專長就是抓住了大家的不好意思。

唯一得意的地方既是淡黃的臉色，所以他的服裝很素淨，黑的或是深灰的洋服，黑鞋，高白硬領；只有領帶稍帶些鮮明的紋色，以免裝束得像個神學的學生。這樣打扮，也可以省些錢，不隨着時尚改變風格與色彩，只求乾淨整齊；他並不是很有錢的人。

在美國住了五年，他真認識了不少人。留學生們你來我去，歡迎與歡送的工作總是他的，他的站台票錢花得比誰都多。他的消息靈通，腿腳勤緊，一得到消息，他就準備上車站。打扮整齊，走得很有力氣，腳掌輾地，一輾，身子跟着一挺。脖子不動，目不旁視的一路走去，彷彿大家都在注意他，不好意思往左右看似的。他

捨不得錢去坐車，可是趕上給女友送行，就是借點錢，也得買一束鮮花。把人們接來或送走，他又得到許多談話資料；誰誰是怎個身分，在美國研究什麼，在國內接近某方面，將來的工作是什麼，他都有詳細的報告，而且勸告大家對此人如何的注意。工作，方面。關係，發展，這些字眼老在他的嘴邊上，說得純熟而親切，彷彿這些留學生的命運都應當由他支配；至少他也像個相士，斷定了大家的利鈍成敗。

當他得到學位，離開美國。到了船上的時候，他看着那茫茫的大海，心中有點難過，一種並非不甜美的難過。無邊無際的海水。一浪催着一浪，一直流向天涯，沒有一點歸宿。他自己呢，五年的努力，得了博士；五年的交際活動，結識了那麼多有起色的青年；不虛此行！那在他以前回國的，不啻是爲他去開闢道路，只要找到他們，不愁沒他的事作；那些還在美國的呢，將來依次的歸國，當然和他互通聲氣，即使不受他指導與幫助的話。天水茫茫，可是他有了身分，有了辦法，所以

在滿意之中，不好意思的不發一些閒愁，一些詩意的輕嘆。

平日，他很能吃；在船上這幾天，他吃得更多；吃完，在甲板上一坐，睡覺或是看海，心中非常的平靜。摸着臉上新添的肉，他覺得只要自己不希望過高，四五百塊錢的事，和帶過來幾萬賠送的夫人，是絕不會落空的，有了事之後，憑他的本事與活動，不久就有些發展也是必然的。

在上海與南京，他確是見了不少的朋友，有的顯出相當的客氣，有的很冷淡；對於事情，有的樂觀，有的悲觀，一概沒有下落！他的臉皮又瘦了下去。他可是並不死心，不敢偷懶。到各處去打聽朋友們的工作，關係，與將來的發展，他總以為朋友們是各自有了派別系屬，所以不肯隨便的拉拔他一把；他得抄着根兒，先把路子探清，再下手纔能準確。果然，被他打聽出不少事兒來，這些事又比在美國讀書時所遇到的複雜多了，幾乎使他迷亂，不知所從。事情可是始終沒希望。

他感覺到南邊複雜，於是來到北京；北京是個大學城，至不濟他還能謀個教授

○這次他是先去打聽教育界的消息，關係，聯屬；打聽明白再進行自己的事。跑了不少的路，打聽來不少的事，及至來到謀事上，沒希望。

失敗使他更堅定了信仰——雖然他很善於探聽消息，很會把二與二到底加在一處，到底他還是沒打進去；想找到事，他得打進一個團體，死抱住不放，纔能成功。博士，學問，本事，幾乎都可以擱在一邊不管，得先『打進去』！這個社會，憑他幾個月的觀察來說，是個大泥塘，只管往下陷人，不懂得什麼人才，哪叫博士；只有明眼的纔能一跳，跳到泥塘裏埋藏着的那塊石頭上；一塊一塊的找，一步一步的邁，到最後，泥塘的終點有個美的園林。他不能甘心跳下泥塘去，他得找那些石頭。

最後，他找出點路子來，指示給他：到濟南去。

在北京，教授雖無望，文博士總可以拿到幾個鐘點。他不肯這樣零賣。一露面就這麼窩窩囊囊，他不幹。不怕是教授的名義，而少拿點錢，倒能行。新回國的博士不能做倒了名譽。名片上，頭一行是『美國哲學博士』，第二行必須是中央什麼館或什麼局的主任纔能鎮得住；至少也得是某某大學——頂好是國立的——教授；只是『教員』，絕對拿不出手去。

他硬拒絕了朋友們，決不去教幾個鐘點。餓死，是社會殺了他；餓不死，他自有方法打進一個門路去，非常的堅決。就憑一位博士，大概一時半會兒也不會餓死吧，雖然社會是這樣瞎眼，他心裏這樣說。

對在美國認識的那些人，他根本不想再拉攏了。不行，這羣留學生沒本事，沒有團結力，甚至於沒有義氣，他不再指望着他們。他看出來，留學生是學問有餘，而辦事的能力不足，所以好的呢作個研究員或教授，不好的還趕不上國內大學畢業生的地位。學問是條死路，鑽進去使出不來，對誰也沒有多大好處。留學生既是多

數鎖死牛犄角，難怪他們不能打倒老的勢力，取而代之。他自己要想有發展的話，得舍棄這羣書獃子，而打進老勢力圈去；打進去，再徐圖抽梁換柱，自己獨樹一幟。哪怕先去作私人的秘書，或教個家館呢，只要人頭兒是那麼回事，他必有不鳴則已，一鳴驚人的那一天。既不能馬上出人頭地，那麼去養精蓄銳先韜晦兩年，也是辦法；至少比教幾個鐘點，去趕上堂鈴強。

拿定了這個主意，他投奔了焦委員去。焦委員的名片上沒有印着什麼官銜，因為專是委員一項已經夠印滿兩面的，很難勻出地方把一切職銜全印進去，所以根本不印，既省事，又大氣。由他這一堆委員，就可以知道他的勢力之大與方面之多了。這在文博士看起來，是個理想的人物。拿着介紹信，文博士去了三趟，纔見着焦委員。

焦委員沒看那封介紹信，只懶央央的打量了文博士一番，而後看明白名片上印得是『美國哲學博士』；這就夠了。他簡截的把文博士放在『新留學生』的類下。焦委

員的心中有許多小格，每一小格收藏着一些卡片成爲一類：西醫中醫，舊留學生，新留學生……農學工商，三教九流，都各據一格。三眼兩眼，把人的「類」認清，他閉上眼，把心中的小格拉開幾欄，像電池上接線似的彼此碰一碰，碰合了適，他便有了主意。

對『新留學生』，他現在有很好的辦法。這就是說，在政府裏，在部裏，慈善團體裏，學術機關裏，他已都有了相當的佈置。現在，他想吸收農商。他比誰都更清楚：錢在哪兒，勢力也在哪兒。國內最有錢的人，自然不是作官的，就是軍閥對這兩類人，他已有了很深的關係，即使不能全聽他指揮，可是總不會和他衝突，或妨礙他的事業。其次有錢的是商人，商人有許多地方不如作官的與軍閥可靠，但是錢會說話，商人近來也懂得張張嘴，這是值得注意的。商人的錢忽聚忽散，遠不如文武大官的勢力那麼持久穩固，可是每逢大商人一倒，必有些人發財：公司的老板場台的時候，就是管事人闖起來的時候，這非常的準確。他得分派些人去給大商人

作顧問，作經理，好等着機會把錢換了手。再說，商與官本來相通，歷來富商都想給子孫在官途上預備個前程，至少也願把姑娘們嫁給官宦之家，或讀書的人，以便給家庭一些氣派與聲勢。至於那些老派的商人，財力雖不大，可是較比新興的商人可靠；他們歷代相傳的作一種生意，如藥材，茶葉，糧米等行，字號老，手法穩，有的二三十年，一脈相傳，沒有突然的猛進，也沒有忽然失敗到底的危險。這樣的商家，在社會上早已打進紳士的階級，即使財力欠着雄厚，可是字號聲望擺在那裏，像商會的會長，各種會議中的商界代表，總是落在他們身上。他們家的子孫能受高等教育；他們家的女子也嫁給有些身分的人。他們不但是個勢力，而且是個很持久的勢力。在公衆事業上，他們的姓名幾乎老與官宦軍閥名流齊列。焦委員想供給一些青年，備他們的選擇，好把他自己的勢力與他們的聯成一氣。

富農，在國內本就不多，現在就更少了。一縣中，就是在最富庶的省分裏，要想找到一兩家視幾十萬的就很難了，農已不是發財之道。那在全省裏數得着的幾家

，有的能夠上百萬之富，可是已經算麟角鳳毛了。不過，就是這等人家，也不是專靠着種地發財；有的是早年流落在初開闢的都市，像上海與青島等處，幾塊錢買到的地皮，慢慢變得值了幾千幾萬，他們便成了財主。有的是用地產作基礎，而在都市裏另想了發財的方法，所以農村雖然破產，他們還能保持住相當的財富。這些，在名義上還是鄉間的富豪，事實上已經住在——至少是家族的一部分——都市裏，漸漸變成遙領佃租的地主。「拿」這些人，根本無須到鄉間去，而只須在都市抓住他們：即使這些人在都市的事業有了動搖，他們在鄉間的房子地畝還不會連根兒爛；所以，在都市裏抓住他們，就可以把血脈通到鄉間去，慢慢也扎住了根，這是種摘瓜而仍留着秧兒的辦法，即使沒有多大好處，至少在初秋還能取一撥兒小瓜，醃々吃也是好的。

焦委員的辦法便是打發新留學生們深入這些商家與農家去。拜盟兄弟，認乾兒子，據仲看，都有些落伍了，知識階級的人們不好意思再玩這一套。而日從實質上